

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在鴉片戰爭期間的發展

關俊雄*

摘要 1838年，中華醫學傳教會於澳門創辦醫院，是新教在華醫療事業進一步福音化、綜合化、制度化開端的重要見證，後來，鴉片戰爭爆發，嚴重衝擊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由此，中華醫學傳教會作出調整，以澳門作為醫療工作的中心。在此背景下，澳門醫院得到重大發展，本文以醫院報告等原始文獻作基礎，對鴉片戰爭期間澳門醫院的發展狀況進行梳理，並作系統性的論述，包括闡明澳門醫院的人員配置，並就該期間的醫患關係、醫療手段等進行探討。

關鍵詞 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鴉片戰爭；合信

中華醫學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澳門醫院（以下簡稱澳門醫院）創立於1838年，雖然其後該醫院曾兩度暫時關閉，期間中英兩國就貿易問題而衍生角力，乃至後來爆發鴉片戰爭。然而，基於澳門作為西方進入中國門戶的獨特歷史地位及優勢，中華醫學傳教會在策略調整過程中找到平衡點，集中資源以澳門為基地，審慎開展醫療工作，讓澳門醫院成為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期間開展醫療工作最重要的，甚至是大部分時間內唯一的基地。¹在此背景下，澳門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一、澳門醫院的主理人

澳門醫院於1838年7月創立，由伯駕（Peter Parker）主理，然而，隨着廣州眼科醫院工程完結，伯駕需要返回廣州，而原先預期的西方外科醫生亦未能及時來到澳門，澳門醫院不得不於同年10月暫時關閉。²至翌年維魏林（William Lockhart）來到澳門後，澳門醫院於同年7月1日重開，卻旋即受到中英關

係進一步惡化的影響而於8月13日關閉，到了1840年8月1日才再次由維魏林重開澳門醫院，其後，合信（Benjamin Hobson）成為繼伯駕、維魏林後澳門醫院的第三任負責人。³

合信於倫敦大學（London University）取得醫學學士，在倫敦通過考試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生學會會員（Membership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M. R. C. S.）。⁴事實上，倫敦大學於1826年創立，1836年更名為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與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成為以書院聯邦制新成立的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始創成員學院。倫敦大學學院發展至今，共培養出29位諾貝爾獎得主，常年位列世界十大名校之列，而在醫學方面，歷來亦建樹頗多，例如，該校精神病學教授約翰·康納利（John Conolly）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提倡徹底改變對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療方法，顛覆了輕易使用鎖鏈或皮帶，機械地約束患者的嚴厲做法；臨床外科教授羅伯特·里斯頓（Robert Liston）於1846年在歐洲進行了首次麻醉下的手術；在該校畢業的法蘭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與美國的生物學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於1953年發

*關俊雄，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現為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Southwe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神學碩士研究生。



圖 1. Benjamin Hobson in Canton, portrait. Wellcome Collection.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圖片來源：<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ts5cp2kx>)

現脫氧核糖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神經科學教授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因發現構成大腦定位系統的細胞，與另外兩名挪威科學家於 2014 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獎。

倫敦大學的醫學課程於 1834 年開設，在創立醫學課程的同時，倫敦大學除了擁有約翰·康納利等掌握當時醫學理念前沿的師資，同年亦成立大學學院醫院，是當時倫敦唯一一所擁有為大學教師提供教學用途的醫院，為醫學生的培養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硬體配套。⁵ 合信便是在這樣一所具優良醫學研究成果、教學設施的高等學府學醫，亦是該校的早期醫學生，合信後來在西醫入華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和其自年青時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不無關係。

合信於 1839 年 12 月 18 日由英國抵達澳門，自此開啟了其 20 年間，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上海四地行醫的在華生涯，⁶ 清末王韜在《弢園文錄外編》對合信的一生，無論是醫德及醫術均給予高度評價：“合信自至中國二十餘年，活人無算，藝術之精，近日罕埒。其為人謙遜和藹，謹默肫篤，有古君子風。”⁷ 此外，合信在華期間著有一系列中文著作，除了宗教方面的《上帝辯證》《祈禱式文》《問答良言》等書籍外，亦有介紹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博物新編》，以及《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婦嬰新說》等醫學書籍。⁸ 其中，《全體新論》作為中國第一本西方人體解剖學的書籍，“外而

港澳雜談

筋骸節幹，內而腑臟絡包，無不精詳賅備，洞見要處。潘君仕成特為之刊入《海山仙館叢書》中，一時膾炙人口”⁹。另外，日本在1857、1859年亦分別將《全體新論》《西醫略論》《婦嬰新說》翻刻，¹⁰可見，該等醫學著作的影響力已超越國家間的界限。比起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伯駕、雒魏林等同期的新教來華醫療先驅，合信尤其注重以中文書籍闡明西醫理論，讓西方醫學以理論化、系統化的形式傳播。而澳門作為合信在華從醫生涯的第一站，其在澳門醫院積累的醫療經驗以及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無疑為其日後在中國的西醫傳播工作提供堅實的基礎。

二、澳門醫院的西方醫務人員

合信在1840年澳門醫院重開時，與威廉·戴弗爾（William Diver）一同協助雒魏林治療病人，¹¹但隨着雒魏林、戴弗爾分別於同年8月底和12月因開拓浙江舟山醫療工作及健康原因而離開澳門，合信成為了澳門醫院主管。¹²醫務人員的配備是醫院發展的根本，澳門醫院創立之初也正因為伯駕的離開，未有醫生接續工作而關閉，澳門醫院在鴉片戰爭期間得到重大發展，自然也需要以相對充裕的醫務人員為基礎，而在此期間的澳門醫院醫療工作並不只是由合信一人長期獨力承擔。

雒魏林於1840年8月底離開澳門後，“9月13日在舟山市鎮，或是定海區開辦了醫院”¹³。舟山的醫療工作取得驚人的進展，“從開辦之日起到2月22日雒魏林先生登船離開的這段時間裡，醫院裡經常擠滿了尋求醫療救助的患者……由於自由接觸民眾的機會更多，因此在略多於五個月的時間裡，前往醫院的患者人數達到了3,502人”¹⁴。然而，舟山的醫療工作並不長久，由於舟山醫院的建立基於英軍進駐並佔領舟山，因此，1841年2月，“由於英國軍隊的撤出，雒魏林先生無法在那裡再多呆下去”¹⁵。雒魏林於3月底回到澳門後，在擔當澳門醫院協助的角色。¹⁶對於雒魏林發揮的重要作用，合信直言：“我認為應當指出我

尊敬的朋友和助手雒魏林醫生，他幾乎在這整個時間段內，每週都抽出三天時間來幫助我給那些門診患者開列處方。我也非常感激他在一些重要病例的診斷過程中給予的建議，以及在手術過程中的熱情協助。”¹⁷例如，合信遇到一例達30年病史的腫瘤病症：

一位姓梁（Liang）名錢（Tsien）的60歲本地未婚男性於1月1日（按：指1842年）被准許入院，他是靠出售漁獲為生的漁民。他的面部右側有一個很大的、下垂的腫瘤，呈不規則的橢圓形，嚴重地扭曲了他的面容，並使他成為了人們好奇和可憐的對象。患者稱腫瘤從30年前開始出現，之後逐漸生長至柚子大小。¹⁸

由於腫瘤開始出現膿腫，該名患者最終到澳門醫院求診：

從今年（1841年）8月份開始，一個荔枝大小的膿腫開始形成，而且既癢又疼，膿腫很快破裂，並夜以繼日地不斷流出有害的物質。沒有人敢接近我，我感到極度悲慘。當聽我侄子說有一位傑出的外國醫生在澳門建立了一所醫院，並提供免費治療後，我馬上前來請求醫生向我展現他的仁慈，他用雙手檢查我的病情，並照料我，這樣的幫助令我脫胎換骨。¹⁹

合信經過診症後，決定為他進行手術，並且得到雒魏林協助：

患者的腫瘤像一個嬰兒的頭部那麼大，將臉部的皮膚向下拖拽。腫瘤的底部附着在頰肌肌肉上。腫瘤下半部的前面有一個竇道，其連通着一個很大的、流出惡臭的膿液的腔體。在這種折磨人的疾病的影響下，患者的身體情況看起來很脆弱，在沒有甚麼實際因素的阻礙下，手術在雒魏林醫生的協助下於4日（按：指1842年1月4日）進行。患者的皮膚表層在沒有

遇到困難的情況下被切開，腫瘤的底部露出，輕易而快速地被切除。手術期間患者一根較大的靜脈、和一根淺層頸靜脈有兩三次大量的出血，但動脈只有輕微出血，且只有兩條小的動脈需要紮住。當所有的出血止住後，對患者的皮瓣進行縫合並用了黏性膏藥，除了創口內部的小膿腫外，其他部分均癒合良好。在當月的 28 日，患者的膿液很順利地排出，且他的體貌沒有任何變形。這個腫瘤是纖維性的，並含有一個能讓周圍組織腐爛、大的分泌性囊腫。腫瘤的重量略微超過一磅。²⁰

澳門醫院除了有合信、雒魏林兩名常駐醫生，倘若遇到更難處理的病症，亦會對外尋求更多醫生的幫助，合信所記錄的一宗癌症求診病例便屬於此類情況：

一名 50 歲的女性，同時也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因為右側胸部的硬性癌腫於 8 月 2 日入院治療。

經過之前三年的發展，患者的整個胸部已經因為癌症變成一個堅實的腫塊。腫塊表皮前側出現輕微的潰爛，並有無害的膿液排出。除了偶有傳向肩部的發散性刺痛外，患者沒有其他痛感。腫瘤呈橢圓形，向外面和前面突出，長 7 英寸，寬 4.5 英寸，看起來厚約 2.5 英寸。腫瘤周圍的皮膚很健康，沒有瘤狀沉積的存在，腋下腺體也沒有比手臂或臨近部位發炎時更大。患者的健康並未受影響，她的面容和情緒都很愉悅。²¹

雖然患者似乎當時未因其癌症而對生活或健康造成太大困擾，但合信和患者本人亦傾向對患處實施切除手術，而是次手術共有四名醫生一同參與：

由於她本人及丈夫都迫切地請求切除胸部腫瘤，且沒有甚麼跡象顯示不允許實施手術，因此，在安德遜（Anderson）

醫生、雒魏林醫生和楊格（Young）醫生的協助下，手術於 8 月 5 日進行。²²

其中，楊格醫生有可能和 1841 年的中華醫學傳教會第二屆年會出席名單中的“P. Young”是同一人，²³而安德遜醫生則可確定是亞歷山大·安德遜（Alexander Anderson），合信稱其“長久以來都在委員會當中，並自始至終證明他是協會（按：指中華醫學傳教會）的一位熱心的摯友”²⁴。事實上，安德遜除了是中華醫學傳教會時任副會長，²⁵前述中華醫學傳教會第二屆年會更於其在澳門的住宅舉行，²⁶在澳門醫院創立之初，首任負責人伯駕亦曾尋求安德遜協助：“在與英國皇家海軍韋爾茲利號（*H. M. S. Wellesley*）軍艦上的隨船外科醫生琳賽（Lindsey）和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的外科醫生亞歷山大·安德遜會診後，我們決定使用碘作內服及外用治療，如果不成功，則會以截肢作為最後的治療手段。”²⁷由此可見，安德遜一直樂意在有需要的時候為澳門醫院提供醫務協助。

合信此次處理的手術，在安德遜、雒魏林以及楊格的協助下，得以順利完成，“患者很好地接受手術，傷口也完全癒合，懷着喜悅與感激的心情，她於 9 月初出院回到了家人和朋友之間。她的丈夫不論是在手術期間還是在之後都親切地關心着她，而且對她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耐心表示欽佩……患者的腫瘤已完全切除，腫瘤縱斷面周長 15 寸、橫斷面周長有 11.5 英寸，並大約有 3 英寸厚。解剖表明，整個腫瘤全部由癌變組織構成，且表面出現潰爛”²⁸。遺憾的是，該名病人雖然在澳門醫院成功切除癌變腫瘤，但最終卻因支氣管炎而離世，“在那之後幾個月，我收到了她健康狀況保持良好的資訊，但是最近我悲傷地了解到她患上嚴重的急性支氣管炎，幾年前她也得過類似的疾病，最終在幾天內去世”²⁹。

三、澳門醫院的中國醫務人員

在創立之初，澳門醫院便具醫療教學的功

港澳雜談

能，而且教育對象為中國青年，伯駕曾稱：“我很高興能夠看到這裡為遭受磨難的中國人民提供的援助每年都在增長，更令人歡欣鼓舞的是，我看到這裡還有能夠指導中國青年們進行合理用藥和外科手術的設施。”³⁰當時這些中國青年應該主要是伯駕由廣州眼科醫院帶至澳門的學生，後來亦隨伯駕回到廣州，然而，澳門醫院向中國青年傳播、教授西醫的理念並未中斷，而到了合信主理期間，中國人在澳門醫院發揮了積極作用，已由最初的學徒轉變為醫務助手，“住院的患者除了能定期獲得手術醫生的探望之外，也能得到本地助手的恆常照料”³¹。

而當時的其中一名中國醫務人員陳阿叢，其經歷頗具傳奇色彩：

其中一名助手名叫阿叢（Atsung），在我的印象中他第一次來的時間是1840年4月。那時雖然他還是一個年輕人，但已吸食鴉片長達七年之久，不僅耗費了他的錢財，還使得他的健康狀況大不如前。我承諾不僅要幫他戒除毒癮，還要僱用他。在他逐漸擺脫這一危險的惡習並復原後，我們發現他是個既活潑又機靈的人，此外還通曉三種方言，於是我們讓他開始在藥房服務。1840年7月，他陪同伯駕醫生一同前往美國，在接受多方面的指導後，他帶着所學的知識於1842年3月回到了澳門，卓有成效地開始工作之後便一直留在這裡至今。³²

可見，陳阿叢原本深受鴉片荼毒，失去錢財和健康的他尋求澳門醫院的幫助，當時醫院雖然因中英關係緊張而關閉，但仍“向時有出現的申請者發放藥物”³³，陳阿叢不僅因此結識合信，在他的幫助下戒除了毒癮，還得到在澳門醫院藥房工作的機會，後來更隨同伯駕離開中國，遠赴美國逗留約一年半的時間。雖然陳阿叢不及十多年後中國第一位西醫黃寬般有着更為系統的西醫訓練，甚至他有可能只是接受了基本的西醫護理訓練，但陳阿叢的確是目前所知最早到西方學習西醫的中國人。

除了陳阿叢，合信亦在澳門本地培養了另一名中國醫務人員陳阿潘，“19歲的阿潘（Apún）是更年輕的一位助手，他已經跟隨我一年半的時間，他在本地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並已經掌握了大量有關英語的知識”³⁴。合信對這兩名助手可謂讚賞有加，而且對他們的未來抱有極大期望，“這兩位都是天資聰穎的年輕人，憑藉着他們的良好機遇，從現代標準看來很有可能將會比他們國家的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掌握醫學和手術的原理和實踐。他們每天都在獲得有關醫學、自然神學和信仰的所有基礎範疇的指導。在上帝的保佑下，他們在不久的將來就能造福自己的國家……我們虔誠地希望，那些正在接受訓練的本地助手們，藉着他們學到的西方科學之光向自己的同胞證明自己在這中國政治歷史的新紀元中扮演有用的角色”³⁵。然而，陳阿叢、陳阿潘日後的景況並未達到合信的預期，合信在1850年再度談及這兩位助手：“陳阿叢，這位年青人的事令人極為悲傷！……由於他成為賭徒，連同其他惡習，他被開除出醫院。已故的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英國駐福州領事）曾在福州府聘請他擔任助理口譯員，結果因行為不檢而被解僱。他現在住在我附近的西部郊區，並一再懇求我允許他回到我身邊。他通過為中國人行醫謀生，但是他惡習未改，他那黝黑、消瘦的容貌證明他是鴉片煙民……他在鴉片和貧窮之中死去。”³⁶至於陳阿潘雖然不如陳阿叢般淒慘，但合信希望他能將精力更多放在醫務工作上，“陳阿潘……偶爾為病人開藥，但目前他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生意上，他是一家本地公司的口譯員，為此他獲得了豐厚的報酬。我仍然希望他放棄貿易，並再次將自己的才能和所學知識，投入到為他設計和準備而受教育的領域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將竭盡全力為他提供幫助”³⁷。雖然陳阿叢、陳阿潘後來的人生軌跡不如合信所設想，但無疑二人在跟隨合信於澳門醫院工作的初期，的確如合信所言為醫院的醫務工作發揮到積極作用。

除了陳阿叢、陳阿潘，中國留學生先驅容閱回憶其曾在12歲時，亦曾於澳門醫院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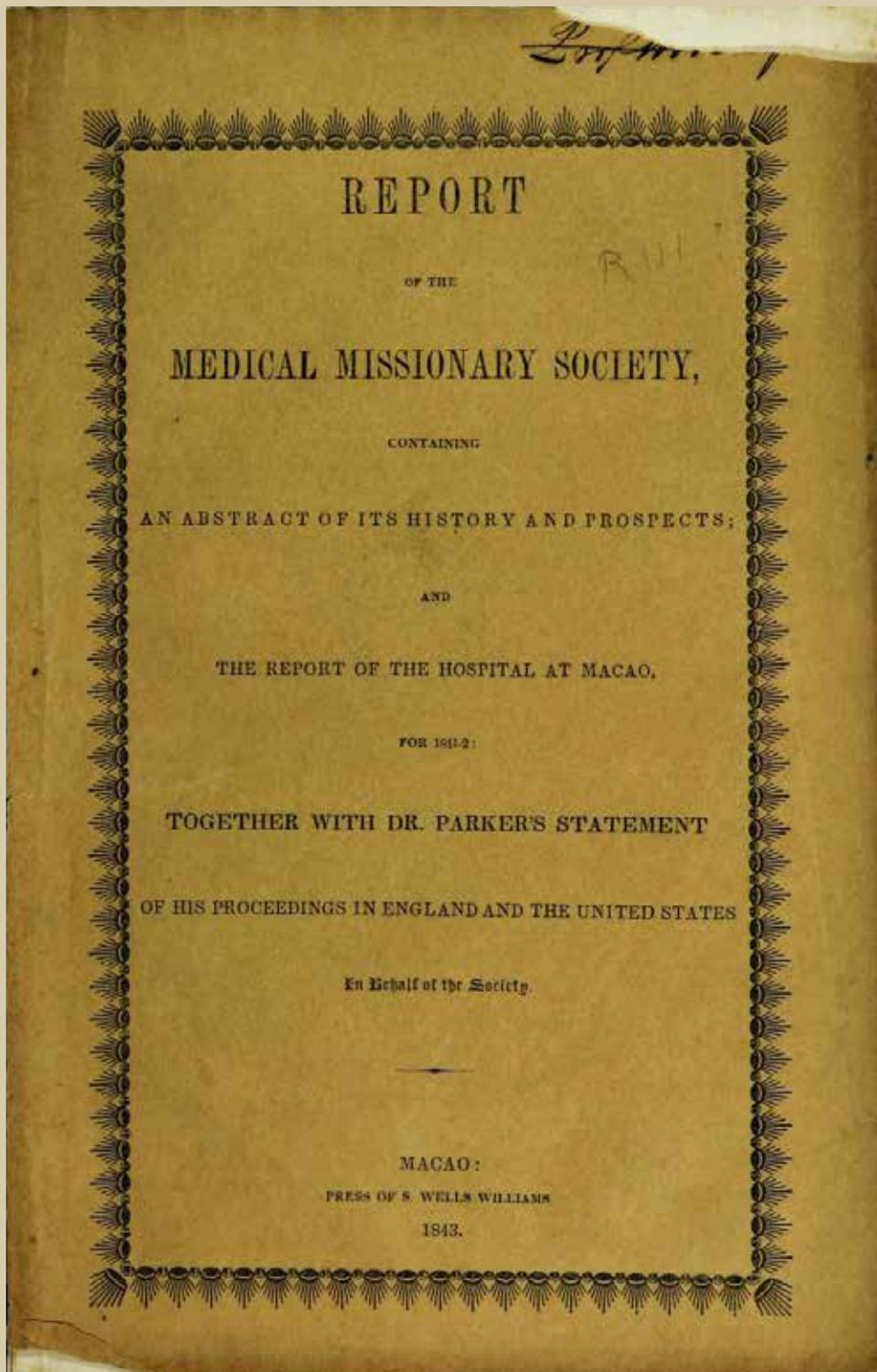


圖 2. 《中華醫學傳教會報告》封面頁，1843 年。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 (Yale Medical Historical Library, Harvey Cushing / 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 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港澳雜談

任合信的小助手：“我去到醫院，合信醫生立即讓我用研鉢和研杵工作，準備藥用軟膏和藥丸的原料。我拿着托盤陪同他巡視患者，進行減輕患者痛苦的慈善工作。我和他一起在醫院工作了大約幾個月，在最後一天，他花了一天的時間，將我介紹給馬禮遜學堂（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的老師鮑留雲（Samuel Robins Brown）牧師。”³⁸而容閱其後一直在馬禮遜學堂學習，直至隨鮑留雲到美國留學，雖然最終未有踏上醫學的道路，但容閱回國後積極推動幼童留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為中國近代發展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想必也是遠遠超出合信當年的預期。

四、澳門醫院的求診者

伯駕在1838年最初創辦澳門醫院時，在三個月內收治了691名病人，³⁹平均每月收治約230名病人，後來由於中英鴉片貿易問題的爭端，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受到嚴重衝擊，澳門醫院自1840年8月1日由維魏林第二度重開，其後交由合信主理後，直至翌年6月30日期間，共收治了1,533名病人，⁴⁰平均每月只收治約139名病人，可見澳門醫院的病人數量明顯減少，合信認為是由於中英關係緊張的大環境，以及自己需分心學習中文影響了醫院的運作：“原因部分是因為醫院短暫的歷史，部分是因為過去幾個月內瀰漫於本地社區中恐懼和焦慮的情緒。此外，不情願讓醫療職責佔用那些本應用於了解當地語言的必要時間，上述的因素都使得醫院的實際運營時間低於理想水準。”⁴¹因此，在開始主管澳門醫院一年以來，合信於1841年上半年稱“這一機構的功能迄今為止仍未得到充分的檢驗”⁴²。然而，合信對在澳門醫療工作的前景仍充滿希望：“但是現在，根據最近幾個月從這座城市，以及眾多人口稠密的鄉鎮和村莊前來就醫的人數增加的情況判斷，可以合理預期醫院的影響力及社會效益將會迅速增長。”⁴³加上筆者在前文曾經指出，中華醫學傳教會進行策略調整，集中資源以澳門為基地審慎開展醫療工作，讓澳門醫院逐漸成為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期間開

展的重要醫療工作，甚至是大部分時間內唯一的基地。⁴⁴在此背景下，雖然鴉片戰爭的硝煙仍在點燃，但澳門醫院在1841年年中左右開始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合信撰寫的《澳門醫院報告（1841年7月至1842年10月）》正是反映澳門醫院在此期間大力發展的重要原始文獻，完整的醫院報告載於1843年印刷的中華醫學傳教會報告內，該報告涵蓋了該會在1841至1842年的會務及工作狀況。同年的《倫敦及愛丁堡醫學月刊》（*The London and Edinburgh Month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亦摘錄了醫院報告部分內容，但部分病例數目存在錯誤，⁴⁵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Historical Library, Harvey Cushing/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Glasgow Library）分別藏有不同的1843年中華醫學傳教會報告藏本，⁴⁶兩份藏本內容基本相同，但在排版、頁數上存在差異，⁴⁷另外，兩者在澳門醫院報告中的病例總數一致，個別病例數目略有不同，且後者存在拼寫錯誤，如把“Onychia”誤作“nyOchia”，因此，本文以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藏本作準（圖2、圖3）。

合信在報告的開首難掩其隨着醫院的發展而來的興奮之情，“之前的一篇報告曾提到這一機構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的測試。這其中部分原因是它剛成立不久，而且當時本地社區中普遍瀰漫着恐懼和焦慮的情緒。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我們也不情願讓醫療責任佔用本來用於學習語言的必要時間。儘管其運作受到上述種種因素的限制，但先前仍預期這個機構的影響力和效益會迅速增長。我現在非常高興地告知各位慈愛的朋友和本協會的支持者們，之前的預期已得到充分地實現”。⁴⁸而最能直觀反映醫院發展狀況的便是求診者的增加，“從去年7月到目前（按：指1841年7月至1842年9月30日），我們一直不懈地將注意力放在前來醫院尋求醫療和手術救濟的病人上。患者的數量，及其姓名、年齡、職業、居住地和病症均在醫院的記錄本上予以登記。在這段時間內，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rom July, 1841 to October 1842.

In a former report it was mentioned that the capabilities of this institution had not then been fully tested, partly on account of its recent origin, and the fear and disquietude which pervaded the native community at that time, and partly from a reluctance to allow its medical duties to encroach upon the time necessarily devoted to studying the language; and although its operations had been from these causes restricted, it was anticipated that its influence and usefulness would rapidly advance. It is now my pleasing duty to inform the benevolent friends and supporters of this Society, that these anticipations have been fully realized. From July last up to the present date, there has been an uninterrupted attention paid to all the objects that have been presented for medical and surgical relief.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hose names, ages, occupations, residence, and maladies, have been registered in the books of the hospital, during that period, is *five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a number much greater than during any former period. That for the year ending 30th June, 1841, was 1457, showing a gratifying increase of confidence on the part of the natives in the skill and intentions of the foreign physician.

This number includes those only that have appear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consists of men,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is city, and the numerous and populous towns and hamlets in its vicinity; they have also come from Canton, and other parts of this and the neighboring provinces, and are chiefly person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classes. But officers of government, both civil and military, have occasionally either personally or through others applied for medical aid. Two of these have come long journeys with this special object in view.

Though the number of in-door patients, 433, bears but a small proportion to the applicants for relief, it is gratifying to remark that it is an increasing one, and that the national reluctance and timidity to be in the house of a foreigner is gradually lessening; and though no allowance is made to patients for subsistence, excepting a sum of a little more than a penny a day to those entirely destitute, many show not only a willingness but a solicitude to be permitted to reside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hospital, and have readily yielded obedience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institution, which prohibit entirely the smoking of opium, gambling, and indolent sacrifices. Two patients have died in the house, and both have been removed and buried by their relations without trouble or any judicial inquiry.

Besides the regular visits of the surgeon, the in-door patients have the constant attendance of native assistants. One of these, called At-sung, first came under my notice in April, 1840. Though a young man, he was then an opium-smoker of seven years' standing, and much reduced both in his property and health. I promised to cure him of the habit, and to give him employment. Having been recovered from this dangerous vice, and being found active and ingenious, and moreover acquainted with

圖3. 《澳門醫院報告（1841年7月至1842年10月）》首頁。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Yale Medical Historical Library, Harvey Cushing / John Hay Whitney Medical Library, Yale University）藏。（圖片來源：筆者複製提供）

港澳雜談

共登記有 5,265 名患者——這一數字比之前任何時間段內的登記數都高”。⁴⁹ 這意味着，澳門醫院在當時達到平均每月收治 351 名病人，比一年前增長了約 150%，反映了澳門醫院在民眾間的認受性顯著提高，合信亦認為“表明當地居民對外國醫生的技術和動機的信心有了令人高興的提升”⁵⁰。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報告提到“有兩位患者在醫院期間過世，遺體均被家屬領走並安葬，並未引起任何司法糾紛”⁵¹。亦由側面反映了民眾對澳門醫院的信任，未有將親人身故的責任歸責在醫院身上。

澳門醫院的求診者中，有不少是基於經濟原因而尋求合信幫助的：

有一個青年男子因為摔倒在陶器上，導致大腿下部重傷，分離出大腿外側的大塊肌肉，萬幸的是股動脈沒有受到損傷。一個本地的外科醫生拒絕為患者提供治療，除非他能支付 12 美元診金，因此，患者的父親對我大加讚美，因為我們迅速地治好了他的傷，且沒有收取任何費用。⁵²

總括而言，澳門醫院的患者中既有以前的病人，也有首次求診的；既有澳門本地居民，也有內地民眾；既有貧苦基層，也有為官者，反映了澳門醫院在不同地域、階層上具有一定的幅射影響力：

這一數字（按：指 5,265 名患者）包括那些只是第一次來到醫院求診的患者，當中有生活在這座城市及周邊不計其數的人口眾多的市鎮和村莊中的男人、婦女和兒童，還有很多人來自廣州及本省其他地區，甚至周邊省份。儘管患者中大部分都是社會中層及下層人士，但是政府中負責民政和軍政的官員們也曾偶爾親自或委託他人前來尋求醫療方面的幫助，當中有兩位甚至為此長途跋涉而來。⁵³

患者中較嚴重的病例會被安排住院醫治，甚至不少人渴望能在醫院內居住：

雖然實際住院的患者——433 人——僅佔申請接受治療者的一小部分，但是我們很高興地指出這一數字正在不斷增長，並且中國人對進入外國人的建築的不情願和羞怯情緒也慢慢得到了緩解。此外，雖然除了給那些赤貧者每日略多於一便士外，我們無法為其他患者提供生活津貼，但很多患者仍然同意，甚至渴望被允許於醫院院牆內居住。他們欣然接受了院方的規定，其中包括嚴格禁止吸食鴉片、賭博以及進行偶像（按：指異教神祇）崇拜。⁵⁴

除了對病人進行救治，合信作為傳教士，也時刻不忘向患者，尤其是向住院病人傳播基督教信仰：

我很難讓自己忍住不去提及，我的目標是把本協會的雙宗旨持續牢記在心，正如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命令祂的門徒一樣，“醫治病人，並對他們說，神的國臨近你們了”。病人們道德上的改善雖未如我們預期一樣，但它也未被完全忽視。聖經中適合的部分及精心挑選的宣傳品，尤其是在住院病人之間自由地散發傳閱，他們大多數時候都會認真閱讀。在許多情況下，病人對這些宣傳品所教導的真理的本質和重要性有了充分的理解和認識。而且對我們所說的有關偶像崇拜的虛榮和邪惡，以及聖經中的神聖信條，他們即使不相信，至少也以專注和尊重的態度予以了解。⁵⁵

五、澳門醫院的眼疾治療

根據醫院報告中列出 1841 年 7 月 1 日至 1842 年 9 月 30 日期間的病例統計（詳見表一），澳門醫院診治的疾病一如既往以眼科佔最多，達 1,288 例。對此，合信稱：“沒有任何一個東方國家，當然也沒有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像中國這樣，眼部疾病如此流行。在這裡最常見的眼部疾病是眼炎及其引起的其他病症。”⁵⁶ 對於大量的眼疾病人，尤其為那些面臨

失明的兒童，合信感到惋惜，“在一般情況下，那些可愛的孩子本應享受光明，但卻完全失明且被確診為無法治癒而不被醫院接收，令我們

對痛苦的父母和可憐的孩子感到深切同情，這些可憐的孩子甚至可能尚未意識到自己失去了甚麼，即注定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行”。⁵⁷

表一. 澳門醫院病例數量（1841年7月1日至1842年9月30日）⁵⁸

疾病	數量	疾病	數量
眼部疾病（1,288 例）		耳部疾病（57 例）	
卡他性眼炎	105	耳咽管發炎	8
慢性眼炎	154	耳漏	17
慢性眼炎，同時伴有角膜血管突出	60	耳痛	12
化膿性眼炎	5	聾	15
皮脂溢性瞼板腺炎	48	因穿孔導致的鼓膜缺失	5
單純急性眼炎	87	耳咽管發炎	8
單純慢性眼炎	71	血管系統疾病（40 例）	
眼瞼內翻	56	心臟肥大	9
眼瞼外翻	6	心悸	16
瞼緣炎	20	髖外動脈瘤	1
倒睫和雙行睫	64	靜脈曲張	14
沙眼	68	神經系統疾病（36 例）	
淚囊膿腫	7	運動神經或感覺神經麻痺	18
淚囊痛	5	癱瘓	4
淚漏	10	半身不遂	2
眼瞼下垂	4	神經痛	12
角膜潰瘍	25	皮膚疾病（733 例）⁵⁹	
角膜異物嵌入	6	瘡瘡	3
角膜穿孔	3	頭癬	17
虹膜脫垂	5	疥瘡	210
葡萄腫	35	苔癬	136
圓錐形角膜	7	牛皮癬	180
角膜雲翳	46	麻風病	28
角膜白斑	51	普通麻風病	15
白翳	38	膿皰病	3
翼狀胬肉	48	皰疹	8
淚阜腫大	9	膿瘡	5
因打擊導致的瘀斑	4	濕疹	15
虹膜炎	5	丹毒	29
眼前房積膿	2	大皰	1
瞳孔閉塞	18	癢疹	10

港澳雜談

前部／後部虹膜黏連	12	蕁麻疹	7
完全性白內障	45	梅毒疣	26
初期白內障	28	皮膚變色	12
完全性黑內障	10	皮膚變厚及變硬	28
部分黑內障	22	骨骼疾病（88例）	
青光眼	11	肘關節發炎及疾病	14
眼部水腫	4	髖關節發炎	2
視力下降	26	髖關節發炎及膝關節疾病	16
失去一隻眼睛	35	踝關節發炎	2
失去兩隻眼睛	23	骨質增生	7
臉部及頸部疾病（65例）		骨膜炎	4
上顎潰瘍及穿孔	11	脊椎骨潰瘍	1
失音症	6	下頷骨潰瘍	10
扁桃體炎	4	尺骨潰瘍	2
慢性咽炎	2	脛骨潰瘍	3
臉部狼瘡	5	鼻骨潰瘍	2
腮腺炎	1	掌骨潰瘍	12
頸部淋巴結腫大	31	肘關節僵硬	3
甲狀腺腫大	3	顱骨外板剝落	2
鼻出血	2	鎖骨剝落	5
呼吸器官疾病（282例）		脊柱彎曲	3
急性支氣管炎	8	病變生長（92例）⁶⁰	
慢性支氣管炎	44	胸腔畸形	10
哮喘	35	鼻息肉	12
呼吸困難	18	囊性腫瘤	14
慢性咳嗽	93	纖維瘤	8
咯血	29	腫瘤，乳房及睪丸惡性腫瘤	7
嘔血	1	腹部腫瘤	3
肺結核	16	脂肪瘤	6
黏膜炎	38	乳腺炎	4
腹部器官疾病（326例）		陰莖尖銳濕疣	4
消化不良	71	其他部位的疣	12
腹瀉	56	耳垂過長	5
痢疾	12	兔唇	2
便秘	16	舌繫帶裂開	2
腹絞痛	45	舌下血管瘤	1
胃痛	34	上顎血管瘤	1
肝功能紊亂	7	下顎惡性腫瘤出血	1

黃疸	10	大轉子上的惡性腫瘤	1
慢性盲腸炎	1	腱鞘囊腫	16
腹水	14	常見疾病及體質疾病 (1,223 例)	
寄生蟲	8	慢性風濕病	382
脾臟腫大	11	慢性及急性膿腫	212
腹股溝疝氣	28	潰瘍	244
陰囊疝氣	10	不同部位的鼻竇炎	26
臍部疝氣	2	灰甲	55
腹股溝絞扼性疝氣	1	甲溝炎	15
生殖器官及盆腔器官疾病 (317 例)		生癬	38
體液疝氣	12	腰痛	30
睪丸硬化腫大	14	間歇性發燒	45
睪丸軟性腫大	8	持續性發燒	54
尿結石	1	傷寒發熱	4
尿道狹窄	6	全身水腫	29
前列腺肥大	8	兒童惡液質	12
尿液滯留	5	由吸食鴉片或煙導致的衰弱無力	36
尿失禁	3	吞嚥鴉片導致的死亡	4
包莖	9	二期梅毒	19
先天性包莖	3	頭痛	18
輕度包莖	4	外傷 (688例)	
陰囊積水	6	撕裂傷	78
先天性陰囊積水	2	穿刺傷	37
痔瘡	24	挫傷	85
肛痛肛疣	36	槍傷	7
淋病	34	毒傷	5
下疳	55	簡單挫傷	75
腹股溝淋巴結炎	28	外部傷口導致的潰瘍	341
腹股溝腺體肥大	18	骨折	6
閉經	10	陳舊性股骨脫位	3
痛經	8	燒傷	15
子宮脫垂	1	燙傷	10
白帶異常	9	傷口導致的壞疽	6
外陰發炎及潰瘍	5	腦震盪	1
胎盤滯留	1	手指意外截斷	1
人工流產	2	牙齦出血	2
肛門脫垂	5	經脈拘急收引	12
		錯誤過緊使用繃帶導致的腳部炎症和潰瘍	4

港澳雜談

在眾多眼疾病例中，以慢性眼炎為最常見，患者都在澳門醫院得到有效的醫療：

慢性眼炎，以及它的常見併發症，是諸多眼部疾病中最常見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該病尤其易發生於血管單獨或呈網狀地在角膜上方穿過的地方，並會使角膜渾濁和肥厚。許多患有上述症狀的患者都被允許入院治療，在接受了從最溫和到最強力的多次試驗性治療之後，重新擁有良好的視力並出院。我們在這裡極少發現膿性眼炎和眼內膜炎的病例。⁶¹

合信在醫療工作過程中，相當擅於對疾病的成因、有效的醫療方法作出總結，這為日後同類病症的治療提供了寶貴經驗及參考，對進一步提升醫療成效發揮積極作用：

嚴重的卡他性眼炎在前來治療的患者中很常見，這種病症主要是由空氣變化或者直接躺在地上睡覺造成的。多種濃度的硝酸銀溶液被證明可以治療沒有出現結膜水腫的眼炎。純粹的急性和慢性眼炎也很常見，這種病症經常是由於理髮師用勺子和刷子為理髮者清理眼部碎髮引起的。銅溶液和未稀釋的鉛溶液很適合治療這種較輕的病症。⁶²

又例如在脾臟肥大導致的腹水的病例中，合信根據臨床經驗對日後的用藥劑量作出提醒：

兩個病例，一例是一位女性，之前已在醫院內接受治療。此處提及他們病情只為了就內服含汞製劑提出警示。兩位患者每日都搭配潤腸劑服用五格令白堊汞粉，但到了第三天，兩位病人均開始流涎，女患者情況很嚴重，而男患者狀況較輕微。

前者出現了伴隨着大量唾液分泌的牙齦出血，以及輕微的口腔潰瘍症狀，症狀持續了五天。雖然她很害怕，但我們還是

對她持續使用上述療法直至腹水減少一半為止。後者儘管只有輕微的唾液分泌過度，沒有出血或潰瘍症狀，但他非常害怕，並出院回家。

其他的病例也清楚地表明中國人並不能承受大劑量的氯化亞汞或其他任何汞的氧化物，採用隔日給藥的方式，既可令病人承受又兼具療效。在治療中國人時，必須避免一般放血療法和重度瀉藥，與那些生活在溫帶地區的、多血質的人們相比，中國人對所有藥劑都更加敏感。⁶³

回到眼疾的問題上，合信還注意到有些眼疾病例的成因是患者長期過度學習所致：

我們還注意到一些引人關注的病例，就是黑內障從輕微的視力損失到完全失明的各個階段。這些病例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兩例由潛水捕撈牡蠣，以及兩例為了考取功名過度學習導致患病。

後者中的一例是一位年輕男子，其父母受人尊敬。他來自廣州以東一段距離的城市惠州，惠州也是蒸汽船馬達加斯加號的船員們被囚禁的地方。這位年青人今年19歲，當他被接受入院時失明情況已經相當嚴重。在之前長達兩年的時間中，他每晚只允許自己睡不到五個小時，這與他的一些放縱習慣導致了他的疾病。他的頭很燙且過度興奮，有時會感覺到眩暈，又存在惡夢、心率過快、精神低落、便秘、臉色發黃等症狀，接近光源時，虹膜出現輕微移動。⁶⁴

對於這名用眼過度的年青人，合信“定期採用持續三週的消炎與抗狂躁治療後，腦部得到紓緩，也改善了他的視力。湯力水、硫酸鐵連同硫酸與輕瀉劑藥片及反刺激劑相結合，並被施用於患者頭部，患者的症狀自此每天逐漸改善。患者虹膜可以在暴露在光照的情況下自由移動，頭部不再不適，不再做夢，精神也好了很

多。他的視力已經變得足夠好，使他可以分辨物體的顏色，以及簡單的漢字筆劃。之後同樣的治療方案被繼續使用，同時番木鱉城也被施於起水炮的皮膚表面，但我並不能確定它是否有效。在入院治療兩個半月後他痊癒出院，在凹面的玻璃眼鏡的幫助下，能夠輕鬆地分辨近處和遠處的物體”。⁶⁵

而另一名患者不僅同樣用眼過度，而且還有長期吸食鴉片的習慣：

另外一例完全黑內障的患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教師，他之前不論白天黑夜總是不知疲倦地以熱愛的態度不停地工作，導致視力受損。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名長達23年的鴉片吸食者，毫無疑問他的麻痺症狀因此而加劇。我們持續地將芥末膏施用於患者的太陽穴和耳後。每劑芥末膏中包含一滴氯化鐵酞劑，同時溫和的輕瀉劑也被用於患者的治療。然而患者留在院中接受治療的時間不夠長，以至於治療無法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我們減少了他的鴉片攝入量，但不敢讓他完全停止吸食。⁶⁶

除了藥物治療，合信在澳門醫院會對較嚴重的眼部疾病的患者，如白內障患者進行手術，“患有單眼或雙眼白內障而接受手術的患者已有25名，當中11人的視力得到了恢復，其餘的患者中有兩人因為暴露在冷空氣中導致有害的炎症而失去視力。剩下的患者的視力僅獲得了部分恢復，其中部分人因為沒有回來接受第二次手術，另一部分人則由於黑內障和青光眼變得複雜而沒有痊癒。手術的方式是切削或分割病灶，這種手術方式即使不能治癒所有病例，也對絕大多數情況有效。如果在術後照料的過程中，避免患者處於強光和有風的環境中的話，結膜處的炎症幾乎不會在這些接受黏液質手術的中國人中發生並帶來嚴重影響”。⁶⁷ 另一種當時需要合信進行眼部手術的是部分或完全的瞼內翻，“這是一種在中國總是需要治療的病症，已經有30名患有瞼內翻的患者通過手術治療避免了失明，而這一數字每年都將增加。大

量的兒童及成人具有葡萄腫、角膜破裂和黏連、厚重的角膜白斑等症狀，他們希望我們能為他們做些甚麼”。⁶⁸

六、澳門醫院的麻風病治療

除了眼疾，澳門醫院病例中的常見疾病及體質疾病，包括慢性風濕病、慢性及急性膿腫、潰瘍等亦超過1,200例。此外，皮膚病的病例亦甚多，“每天都會有牛皮癬、斷髮癬、疥瘡的患者，令人欣慰的是，通過使用一般的局部治療方案，尤其是使用硫磺和藍軟膏可以很輕易治癒。中國人沒有這兩種無價的良藥，對它們的外用功效不甚了解。”⁶⁹ 這些病的治療一般並不困難，因此，合信在報告中亦未對該等病症下太多筆墨，而真正引起合信注意的是一種嚴重的皮膚病——麻風。

合信雖然身處澳門，但其詳細提到廣州的麻風病院：

在廣州有一個由政府資助的、可以容納幾百人的麻風病院，主要被用作無家可歸的麻風病人的收容所，他們可在此每天領到一點大米作為補助，但他們不被允許同時在街上遊蕩並向店主和路過的行人乞討，這會讓店主和行人不勝其煩。⁷⁰

然而，廣州的麻風病收容所未能真正有效隔離麻風病人，卻成了收受賄賂、販賣鴉片的溫床：

雖然這所麻風病院最初以將被收容的病人與社會隔絕為目的，但是因為管理不善，不僅沒有達成這一目的，而且在有關機構的縱容下，差役藉此向富人勒索大量賄賂。這些富人如果被發現感染上麻風病，便會被抓捕並被威脅送進這個污穢不堪及具傳染性的地方，除非他們付出大量錢財以獲得豁免。當要求的錢款付清，他們的名字會被登記在冊，好像真的進入麻風病院一樣，他們同時會得到一張票據，以避免未來再次被騷擾……除了麻風病

港澳雜談

院之外，城市裡有另外一個地方也適合麻風病人生活，在那裡他們一同生活及進行貿易，並不敢與其他外人通婚。我從一些可靠的消息來源獲悉，當林則徐頒佈的嚴厲的鴉片禁令生效時，這些人不用面對被當局檢查的風險，便通過收購及販賣鴉片獲得了暴利。⁷¹

人們對於麻風病的恐懼，除了因為當時普遍認為麻風病屬於不治之症，亦源於忌憚這種病的傳染性：

對居住在中國南方的居民而言，最可怕的皮膚病是麻風病，它被人們驚恐地視為無法治癒且具有傳染性……麻風病被認為是不潔和具有傳染性的疾病，如果一個家族或者家族中的一支染病，他們與親戚及朋友之間的直接往來便會中斷。因為他們不敢與病人同吃同住，因此，父親會驅逐孩子，孩子會放逐雙親，唯恐自己也被傳染，因此這些可憐的人被所有人避開，且不被任何人同情……麻風病無疑是一種可以遺傳的疾病，但並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具有傳染性，中國人確信它具傳染性，並採取相應行動，據說這種病遺傳至第三代時會變得溫和，到第四代時會不再遺傳……人們相信真正的麻風病是無法治癒的，雖然有庸醫在告示上誇口說成功治癒了麻風病，但沒有一個聰明人會相信。⁷²

在未有明顯症狀之前，當時人們也會採用一些方法去確定一個人是否染有麻風病：

一名兒童可能會在父母明顯沒有感染的情況下染上麻風病，因此對人們而言，確定孩子是否染病不僅至關重要，而且令人焦慮。通常的做法是叫一名與麻風病院有聯繫的差役，由他憑藉自己長期對麻風病的經驗做出合資格的判斷。另一個方法是將疑似患者置於一間暗房中燃燒硝石，如果其皮膚顏色變為淺藍色，那麼就沒有

患麻風病，而如果膚色仍舊保持微紅並未改變，即感染了麻風病，還有一種方法是把疑似患者帶到一家商店裡，把臉或疑似患病部位暴露在精煉爐巨大的火焰前，如果膚色仍然是略黯淡的紅色，那麼就是患有麻風病。⁷³

為了防止麻風病傳播，合信稱中國官府會對接種牛痘疫苗的兒童進行檢查，“為了防止任何一個孩子感染這種可怕的疾病，政府命令兩名負責麻風病院的差役對前來找瘡官（Hequa）接種疫苗的兒童進行檢查。浩川是在已故的皮爾遜醫生指導下開始這門技藝的。有任何懷疑感染麻風病的孩子將不能接種疫苗。”⁷⁴皮爾遜（Alexander Pearson）是將接種牛痘引入中國的第一人，瘡官即從皮爾遜那裡學習種痘的邱瘡，合信的描述正與邱瘡《引痘略》所言相合：“粵東地勢卑濕，不無瘋疾，來求種痘者，恐一同混雜，誤取其漿，傳之無疾小兒，為害不淺。以此告知洋行諸公，呈請有司派令養濟院認識瘋疾之人，具結存案，逢期到局伺候。凡來者先令認過，然後取苗，自無貽誤。”⁷⁵。

對於麻風病的成因，合信根據中國以至世界其他地區的病例發現情況，認為麻風病與氣候相關：

時間所限，我無法將中國的麻風病和猶太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同種疾病相比較，因此我將只描述我們在本省和臨近的兩個省份——廣西和福建所見到的症狀。除了這些地方之外，這種疾病似乎並未在其他地區擴散，中國人對此認為是因為與其他省份相比，這幾個省份緯度較低，也較潮濕。我希望更多、更大範圍的觀察，能讓我們更加清楚這一解釋。基於這一疾病從未在歐洲、其他溫帶和寒帶地區被發現的事實，我們有理由認為其他省份冬季氣候更寒冷，是這種病沒有向北方擴散的原因。然而，不論因為何種原因，麻風病在中國的流行範圍，僅限於西南部

的省份的事實似乎可以得到確認，我們在舟山沒有發現一例該病病例。⁷⁶

合信雖然與當時的中國人對麻風病的成因有着一致的認識，但對麻風病的分類則有不同見解：“中國人認為這種病症是由於有毒的氣流或風進入人體導致的，並把它分成 36 種，但其中包括地衣牛皮癬、疥瘡和梅毒，以及同種病症的幾種罕見變種。”⁷⁷ 換言之，合信認為有些中國人口中的“麻風病”，其實屬於地衣牛皮癬、疥瘡等其他疾病的變種。

對於麻風病的臨床症狀，合信在報告中進行了詳細描述：

這種疾病最初的症狀出現在患者的面部、軀幹或腿部，其中以面部最為普遍。它首先出現一個紅點，這個紅點逐漸擴展，並形成通常圓形或條紋狀的斑塊，有時這些斑塊連在一起，有時則互相分離且為數眾多。在檢查時，這種斑塊的表面摸起來如同加厚過一樣並隆起，顏色呈黯淡的紅色。皮膚像被拉伸過一樣，在很多病例中，角質層因為血清滲出，隆起前與起水泡後紅腫的皮膚相似，而在另外一些病例中，皮膚則光滑並發亮。從斑塊的表面來看，我們推測把其穿刺時會有透明液體流出，但實際上流出了血液。耳朵很快變得腫脹、肥厚並永久變成紅色。通常被感染的部分會失去敏感性，而且如果病情繼續發展，眉毛和頭髮會脫落，手部或足部的肌腱會收縮，皮膚潰爛並有膿性分泌物流出。在最嚴重的病例中，有時病人的四肢會腫大，手指和腳趾潰爛。麻風病最明顯的病徵是有表層肥厚、顏色發紅並隆起的斑塊，並且這些斑塊具有相似的擴散趨勢。父母患有麻風病的孩子，因為有粗糙肥厚的斑塊擴散的特徵、闊鼻、大耳朵，以及臀部和腿部乾燥皺縮的皮膚，讓人一眼便能認出。⁷⁸

合信作為醫生，當然亦為治療麻風病作出

嘗試，遺憾的是，治療方案並未起到理想的效果：

為了測試治療方案的效果，我將三個患麻風病的人帶到醫院。其中一個人是一個年輕男子，同時也是一名學生，他被帶來接受一種被稱為血癬的疾病的治療，這種病症在某些方面很像麻風病，但它不會散佈擴大並且可以被治癒。然而疾病的真面目很快就露出來，前額的斑塊擴散至眉毛和鼻子，很快雙腿也出現了相似的症狀。含砷溶液長時間地被用於治療，也使用水銀的白色沉澱物、藍軟膏、硫磺、氯化物等一般治療方案，替代性藥物和鹽類瀉劑被用作內服，但是都沒有任何效果。

另一個病情類似的男孩，在上述治療的幫助下病情曾一度好轉，但此後病情又迅速反彈，甚至比治療之前還要嚴重。

另外一個男人被帶進醫院來，但其他病人都非常清楚他得的是甚麼病，因此威脅稱，如果這名病人繼續留下，他們就要回家。在這種情況下，這個男人當然被帶離了醫院，但他所觸碰過的所有東西都被認為具傳染性，可見人們對這種疾病的強烈厭惡和恐懼。

我們對麻風病不同的治療方法將會堅持下去，以期能有所發現以減輕這種邪惡。⁷⁹

七、澳門醫院的其他病症治療

雖然，澳門醫院對麻風病的治療並不理想，但在其他病症的治療上，基本能取得不錯的成效，例如，合信曾接收在廟會中發生意外的傷者：

在中國，人們每年第二次新月出現後的第二天會歡慶家庭守護神的誕辰（按：指農曆二月初二土地誕）。在一所供奉

港澳雜談

天后、航海者守護神媽祖的廟宇舉辦的廟會期間，因為人群眾多導致一部分牆體倒塌。大塊的花崗岩砸在了那些站在牆下的人身上。一位男子因頭部受傷喪命，另有三人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⁸⁰

雖然這些傷者在進行合信這位新教傳教士眼中崇拜異教神祇的活動，但合信仍盡力救治他們：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病例是一位 26 歲的年輕人，他是一名木匠，來自鄉下的一座村莊。他手臂的兩根骨頭均出現複合性骨折，橈骨的上端向前脫臼，還有大量出血及軟組織損傷。他的面部和腿部同樣存在淺表損傷。患者的炎症和刺激性的發燒很嚴重，我們通過對患者進行自由放血、熱敷、服用輕瀉劑退熱藥物、保持良好的身體姿態和充足的休息以儘量控制上述症狀。當臂部的炎症和腫脹有所減輕時，我們對患者臂部再次進行拉伸和反向拉伸，並用夾板將臂部固定作半俯臥姿態。在橈骨頭部上方那些軟組織挫傷之後，沒有被吸收的出血已經混入膿液，並自行排出，當大量排出且存在疼痛劇烈時，我們每日兩次將麵包軟膏塗在肘關節周圍，軟膏的濕氣和溫暖緩解了疼痛。患者一直保持低熱量飲食和充分的休息，臂部亦一直維持前述姿態。⁸¹

然而，住院期間的一次意外令患者情況惡化，“患者的情況每天都有所改善，直到有一天晚上，患者因為必須移動身體且無法喚醒護理人員，不幸地摔倒在地。聽到他的呻吟聲後，我第一時間去看他，隨後他被重新放回到床上進行照顧，同時重新用夾板和繃帶固定傷處。第二天他的所有病徵都加重了：肘關節及周圍部分的發炎和化膿情況都有所加劇”。⁸² 幸好在澳門醫院的治療及悉心護理下，患者情況得到好轉，“通過對患者持續進行與前述相同的治療，他的臂部逐漸恢復到之前的狀態，發熱消退，臂部每天只需重新固定一次。我們使用了

軟膏，同時患者被允許攝入更有營養的食物。化膿物質持續地從鼻竇排出，膿性物質越來越稀薄，直至變成純淨的滑液。一個鼻竇直接連通關節，另外一個連通周圍的表皮，後者很快封閉，而前者持續開放至一周的排液之後才封閉。由於在不破壞其上皮膚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對橈骨頭採用任何治療，因此我們讓其仍然處於之前脫臼的位置。在患者入院一個月之後，他的骨折仍未完全癒合，而且因為患者尺骨邊緣參差不齊劃傷皮膚，我們不得不截去中間部分尺骨的一小段。在入院兩個半月之後，患者四肢的骨折終於癒合，在能部分使用自己的肘關節，且或許在一段時間之後可以使用一點力量來轉動自己的手部的情況下得以出院”。⁸³

此一病例令合信印象深刻，在於病情反覆，期間甚至曾多次考慮需要為患者截肢，“在不止一次的情況下，看起來除了截肢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拯救他的生命”。⁸⁴ 幸好截肢的方案最終未有實施，而患者亦得以康復，對此，合信並未把功勞歸在自己身上，而是謙遜地表示“治癒他的原因歸結於健康的淋巴質和臂部充分地休息”⁸⁵。

結語

澳門醫院作為中華醫學傳教會創辦的首間醫療機構，無疑見證着新教在華醫療活動的重大演進。其於醫療史上，作為澳門，以至中國的第一所專門面向華人的西式全科醫院，有着獨特的價值。此外，澳門醫院亦是合信二十多年在華行醫及傳播西醫理念的生涯開端，澳門醫院在鴉片戰爭期間，因中華醫學傳教會的策略調整，成為重要醫療基地，在合信主理下，取得維魏林等西方醫生的協助，輔以中國醫務人員組成醫療護理團隊，以其有別於中國傳統醫學的理念及醫療手段，日益取得中國民眾的信任。眼科、皮膚科、骨科等各類疾病的患者跨越了與西方醫學的隔閡到澳門醫院求診，醫院接收的病例數字明顯倍增，達到創辦以來的最高峰，同時，醫院的醫療成效整體而言顯著有效，使廣大患者得到合適的治療，澳門醫院

在鴉片戰爭期間的發展譜寫出該醫院的輝煌歲月，亦為合信等新教醫療傳教士日後進一步開拓在華醫療活動打下堅實基礎。

註釋：

1. 詳見關俊雄：《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澳門研究》2020年總第97期，第97-114頁。
2. 詳見關俊雄：《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澳門研究》2019年總第93期，第136-153頁。
3. 詳見關俊雄：《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澳門研究》2020年總第97期，第97-114頁。
4.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25.
5. 倫敦大學學院官方網站 (<https://www.ucl.ac.uk/school-life-medical-sciences/about-slms/our-history>)。
6.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25.
7. [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清光緒九年（1883年）鉛印線裝本，頁十九。
8.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26.
9. [清]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清光緒九年（1883年）鉛印線裝本，頁十八。
10. 趙璞珊：《合信〈西醫五種〉及在華影響》，《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第76頁。
11.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12.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5-16.
13.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14.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15.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16.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15-16.
1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2.
18.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7.
19.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7.
20.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7.
2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6.
2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港澳雜談

-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6.
23.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2.
2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6.
25.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30.
26.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2.
27.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pp. 7-8.
28.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6-27.
29.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7.
30.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p. 4.
3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3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1-22.
33.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5, 34.
3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2.
35.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2, 28, 29.
36. Benjamin Hobson,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850, p. 37.
37. Benjamin Hobson,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850, pp. 36, 37.
38.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09, pp. 11-12.
39.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pp. 4-5.
40.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40, 文中所載總數為 1,457, 但根據所概括的各類疾病數字實際相加為 1,533, 因此, 1,457 當屬筆誤; Benjamin Hobson,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Press of S. Wells Williams, 1850, p. 3, 文中所載總數為 1,533。
41.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4.
 42.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4.
 43.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4–35.
 44. 詳見關俊雄:《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澳門研究》2020年總第97期,第97–114頁。
 45. *The London and Edinburgh Month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 London: John Churchill, Princes Street, Soho, Edinburgh: Maclachlan, Stewart, & co., Dublin: Curry & co., Paris: Fortin, Masson, & Cie, vol. 3(1843), p. 752.
 46. 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藏本的澳門醫院報告略有不同,如病例數目略有差異,另,後者存在拼寫錯誤,故本文以前者為準。
 47.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澳門醫院報告在耶魯大學醫學圖書館、格拉斯哥大學圖書館藏本分別為第21–31、26–39頁。
 48.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49.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50.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5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5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6.
 53.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5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1.
 55.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8.
 56.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2.

港澳雜談

5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3.
58. 根據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9-31 整理。
59. 醫院報告記載“皮膚疾病”病例總數為 739 例，然而，筆者根據各類“皮膚疾病”病例數字實際相加實際為 733 例。
60. 醫院報告記載“病變生長”病例總數為 110 例，然而，筆者根據各類“病變生長”病例數字實際相加實際為 92 例。
6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2.
6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2.
63.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6.
6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2-23.
65.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3.
66.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3.
6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3.
68.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3.
69.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4.
70.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4.
7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4.
7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4-25.

73.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4.
7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4-25.
75. [清]邱燿：《引痘略》，第14-15頁。
76.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5.
77.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5.
78.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5.
79.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5-26.
80.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7.

81.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p. 27-28.
82.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8.
83.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8.
84.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8.
85.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o, for 1841-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3, p. 28.

